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破僧事卷第十 領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告諸苾芻等如過往昔若依我教
者皆得離大苦難若依提婆達多者
皆在苦難之中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於曠野中近有一村其村樹花菓滋
茂隨近有二羣猴一部五百各有一
猴王其中一王夢見被五百獼猴擲
此二王於熱鑊中於此夢中生大驚
愕身毛皆竪便即夢覺令喚羣猴即
說此夢告言我今所見夢者不是好
耶我等須弃此居所住之處移往餘
處羣猴白言如大王所說當須走離
菩薩是大威德若見夢者必當真實
其王即喚第二王告言我今見如是
夢須往別處住王難信告言凡所夢
見可即依此信耶汝若欲往隨意所
去我今於此境界得寬我終不去彼
王知其難信領自管五百羣猴即移
餘處後時於彼村中有一賤婢炒麦
有一羊來至此婢邊欲食此麦其婢
即以火燒木打羊火著身上被燒急

已走入王家象坊坊內多有蒭草其羊
抖擻身火便落草上燃著草木衆象被
燒其當象人告王時王即喚醫人告
言衆象被燒命急作何醫療時彼醫
人便作是念往日被羣猴損暴我田
農我今得便當須酬冤白大王言此
象被燒須用猿猴脂塗身方可得差
時大王勑諸羣臣汝等速須訪覓猴
脂臣等係命即喚獵師汝等可速覓
猴將來獵師係命即往諸方捕捉猴
被難信猴王并五百羣猴俱被繫縛
將來王所其醫人為久結怨恨將彼
猿猴等活擲著於熱鑊之中尒時諸天
即於空中而說頌曰
近冤不可住　城及村野中　婬嗔羊食麦
猴等被銷鎔
佛告諸苾蒭汝等勿作異念尒時見
夢猴王者即我身是其難信猴王者
提婆達多是所餘獼猴取我語者免
斯火怖取提婆達多語者悉遭劇苦
今時取我語者並於生死大怖而得
解脫受提婆達多言教者悉遭苦難
復次所有隨順我意者皆得平安遠

離苦難隨提婆達多惡者悉遭苦難
汝等苾芻諦聽乃往昔時有異方所
有二獼猴王各有五百眷屬其中一
獼猴王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至一
聚落於此聚落有一金波伽樹其樹
菓實茂盛時諸群猴見此菓樹白猴
王曰此樹菓子繁茂枝將欲折我等
遠來疲乏取其菓食爾時猴王見斯
樹已遂說頌曰
此樹近聚落　童子不食菓
此菓不堪食　汝等應可知
說此頌已諸獼猴等即便捨去其第二
獼猴王亦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漸
至此村是諸獼猴亦入其村菓實繁
茂便告獼猴王曰我等涉路疲勞欲
食其菓安隱而去獼猴王曰善哉爾
時五百獼猴即食其菓子時諸獼猴
等所食其菓皆悉致死汝等苾芻勿
作異念其不食菓獼猴王者我身是
其第二獼猴王者提婆達多是隨順
我意者平安得達遠離苦難隨提婆
達多意者悉遭苦難今時諸有情等
隨順我語於生死中而得解脫受提

婆達多言教者悉遣苦難不時提婆
達多以石欲擊世尊于時諸婆羅門
居士等悉懷瞋恚咸言我等即殺提
婆達多其中有人是提婆達多朋友
者即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聞已即
於閑林樹下安禪而住時諸婆羅門居
士等見提婆達多在於樹下安禪而
住各相謂曰汝等應知此提婆達多
有大威德我等云何而得殺之云何
今我發斯惡事宜速各去時諸苾芻
聞提婆達多住如是威儀諸婆羅門
居士等雖起瞋怒而不殺害是諸苾芻
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以緣
白佛大德世尊今可觀察提婆達多
作非法罪於諸人衆示修善法佛告
諸苾芻其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作斯
非法而現正法誑惑老鼠以害其命
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時有異
方所有一鼠王與五百鼠為眷屬有
一猫子名曰火焰其猫少年之時所
有鼠等悉皆殺害後年老邁便作是
念我昔少時氣力強盛以力捉鼠而
食我今年既朽邁氣力微薄不能捉

下

獲設何方便而捉獲鼠作是念已遍
觀其地乃見一鼠王與五百鼠而為
眷屬住此方所即就鼠穴詐作坐禪
時諸羣鼠出穴遊行乃見老猫安然
坐禪其鼠問曰阿舅今何所作老猫
荅曰我昔少年氣力盛壯作無量罪
今欲修福除其舊罪時羣鼠等聞是
語已皆發善心今此老猫修行善法
即與鼠等右遶老猫行於三帀便入
於穴其老猫取其最末後者而食不
經多時其鼠漸少鼠王既見此已便
作是念我鼠等漸漸數少其老猫氣
力肥盛是事必有緣由其鼠王即便
觀察乃見老猫於其糞中有鼠毛骨
心即知老猫食我鼠等我今深觀捉
鼠之時作是念已便即於窟而看老
猫乃見老猫捉最末後鼠而食鼠王
見已避遠而立遂說頌曰

老猫身漸肥　羣鼠積漸少　食苗實根菓
糞不應毛骨
汝今修禪不調善　為利詐作修善人
願汝無病安隱住　我今羣鼠汝食盡

佛告諸苾蒭勿生異念時彼大猫老

猫者提婆達多是作非法罪於諸人
衆示現修善是諸苾芻咸皆有疑唯
佛世尊能斷疑惑大德世尊思審觀
察隨世尊言教者安隱得度生死順
提婆達多言教者遭大苦難佛告諸
苾芻汝等當知非但今世隨順我言
教者得度生死往昔亦復如是汝等
苾芻諦聽諦聽我為汝說乃往昔時
有二導師各有五百車乘過於磧中
或得水草或不得水草乃經數日諸
牛犢等極遭苦難於後見一方所其
草青茂有多涌泉時諸商人將諸牛
犢就其水草時諸商人入水澡浴飲諸
牛犢既飲水已便息而住其五百群
牛之中有一牛王告諸牛曰此方地
所青草鬱茂有好浴泉我等恣意飲
食而住若有商人備駕於我便須卧
地不復受使第二牛王告群牛曰汝等
應知其商人等有大氣力能調伏難
調之物宜可依舊隨順人等般運車
乘恐後有損其大牛王聞是語已即
嗔第二牛王汝所言者依前受他駈
使是事非法豈有人類能見自背復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六張　順

告群牛曰汝等取我言教不須相去
于時商人欲駕其牛彼諸牛等見商
人欲捉便即瞋怒跑地斷裂商人見
已各執棒打皮穿流血即令駕車餘
牛牽車而去皆不被打尒時空中諸
天即說頌曰
今觀惡牛王　妄語行惡行　諸牛緣此苦
飢渴身流血　復觀善牛王　淳和出正教
由此諸牛類　度險身肥飽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其最勝
牛王出正教者即我身是時彼牛王
出惡教令令彼群牛遭苦難者提婆達
多是昔時有能受我教者皆得安隱能
越危苦諸險難處諸有能受提婆達
多言教者皆遭如是苦難非但往
昔現今能有隨我正見受其教誨皆
得安隱越度生死煩惱大海若隨順
提婆達多耶見惡行恒遭如是諸大
苦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唯佛能斷
以緣白佛唯願世尊觀是提婆達多
自身愚癡眷屬亦愚
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非但今世愚
癡往時亦然汝等諦聽我為汝說乃

往古昔有一閑靜林野之處有羣獼
猴遊住於此時諸獼猴遊行衛至一井
乃觀井底見彼月影既見月已詣猴
王處白言大王應知其月見墮井中
我等今應速往拔出依舊安置是諸猴
猴咸讃言善便相議曰云何方便可
能拔月其中或云不須餘計我等連
肱為索而拔出之時一獼猴在井樹上
攀枝而住其餘一一次第以手相接
獼猴既多樹枝低下欲折時彼最下
近水之者攪水覓月由水渾故月便
不現樹枝便折一時墮水被溺而死
時有諸天而說頌曰
此諸癡獼猴　為彼愚導師　悉墮於井中
救月而溺死
佛告諸苾芻等往昔獼猴王者即提
婆達多是昔時由自愚癡故以愚癡
而為眷屬今時亦為愚癡眷屬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世
飢儉乞食難得佛告諸苾芻我欲三
月靜住不得一人輒來見我除取食
者及長淨日大衆亦應共立明制時
舍利弗摩訶目乾連在南山内三月

安居時提婆達多亦於夏中三月供
給飲食及以雜事備三月已提婆達
多為諸大衆廣說妙法苾蒭當知沙
門喬荅摩常說法時讚歎在山寂靜
離諸煩惱解脫最疾最速一者乞食
二者糞掃衣三者三衣四者露坐如
是四人去諸塵垢證得解脫若有人
不樂如是四種修道不樂解脫者即合
受籌出離衆外說此語已千時大衆
五百苾蒭人各受籌隨提婆達多出
離衆外行至門首羅怙羅見語五百
苾蒭曰云何捨如來隨逐惡黨而去
諸苾蒭告羅怙羅曰我於三月安居
飢餓蒙提婆達多供給取食并將雜
物而供養之若不經濟我等死盡提
婆達多分破僧時大地震動流星晃
耀四方大黑一切諸天擊鼓震響高
聲唱言自今已後涅槃道息無有得
道果者無有漏盡者無有讀誦蘇呾
羅毗柰耶阿毗達磨心亦不著阿蘭
若處亦無修聲聞辟支佛道者亦無修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天浩亂
三千大千世界法輪不轉衆生隨人

不隨彼法舍利子摩訶目揵連見此
耆捷斂心入定觀見提婆達多破和
合僧便相謂曰我等宜往滅諸諍論
求令和合三月已滿三衣已具即往
世尊所漸漸遊行詣王舍城竹林園中
安置三衣洗足已往世尊所見羅怙
羅在門外立謂舍利子曰鄔波馱耶
知不提婆達多已破僧訖舍利子曰
我已知訖故為此來汝勿憂愁我當
和合便入衆中見世尊稽首頂禮却
坐一面而白佛言我聞惡人提婆達
多已破僧衆我欲和合未審世尊垂
慈許不尒時世尊即便歎曰善哉善
哉若能如是和合僧者得福無量時
舍利子并大目連白此事已奉辭世
尊便往南山詣提婆達多所時提婆
達多作佛威儀為衆說法孫迦里迦
在右邊坐褰荼達驃居在左邊時提
婆達多遥見大德舍利子目揵連來
便作是念我已成一切智人而此大
德入我衆中即遶左右侍從令起即
遶舍利子目健連左右而坐時孫迦梨
迦褰荼達驃鯇被強移坐處心生瞋

傾

恨善自思惟我等有大過失助破僧
衆若欲不起恐被瞋打便即移處遣
大目揵連幷舍利子居在左右而坐
提婆達多告舍利子曰我今背痛汝
為大衆演說妙法
尒時舍利弗默然受請提婆達多說
此語已便疊僧伽胝支頭右脇而卧
時舍利子以神通力令遣伽胝不令
覺知告諸大衆汝等大師眠如狖見
時舍利子告目連曰汝為大衆可速
現神通迴心向佛是時大目揵連即
便身騰虛空具四威儀行住坐卧入
火光三昧放種種光明青黃赤白或
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
下出水東西南北具見四種神通現
神通已從空而下却坐本處是時大
衆見大目乾連具此神通心懷悲惱
我若侍佛亦應具得神通道德舍利
子告大衆曰諸苾蒭汝等若於佛世
尊所有赤心者可隨我去既聞語已
卽隨舍利子後往詣佛所僧衆去後
孤迦利迦苾蒭即喚提婆達多起令
趣舍利子時舍利子恐提婆達多不見

我徒衆故必當懊惱吐血而死遂便
漸次緩緩遊行使提婆達多得見我
等于時提婆達多從膞起巳搣眼而
趣舍利子以神通力當路作大深坑
提婆達多孤迦利迦褰荼達驃等五
人不覺墮抗迷亂不知出處復自思
惟我今旣失徒衆莫知尋覔且歸本
處時舍利子目健連及諸僧衆漸詣
佛所到關鐸迦竹林園邊欲見世尊
極大羞慚不能舉目各自思惟我等
云何作如是非法無慚愧事漸詣佛
前而立時世尊大慈憐愍哽聲慰問
汝等苾芻極大疲勞來至我所今者
人身難得巳得佛法難聞巳聞六根
難具巳具善惡之事巳具知之我巳
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我常演說寂靜涅槃究竟菩提
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
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
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
苦惱苦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
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

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
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
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
苦惱滅汝等苾芻常思修學自利利
他自利利他之法若法不善無利無
樂究竟不善及於他四華所得飲食
多眠卧具湯藥自身不善之事不應
作者莫作但觀自身及他有利益者
當須修學于時諸苾芻等聞此法已
心生歡喜疑網皆除內外清淨有異
苾芻等心生疑惑而問世尊有何因
業令彼破和合僧佛為諸苾芻說過
去業我自聚集作業令自受之非是
他受苾芻當知有情作業還有情受
非無情受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乃往過去清淨
山林有一大仙五百小仙以為眷屬
俱共修道時有客仙來過其所主人
不與如法供給看侍客仙心生懊惱
而恨便破和合仙衆誘引彼諸小仙
言我善解種種道術及五神通我當

教示汝當隨我後時大仙知此事已勸彼客仙莫破我衆非是仙法巧說善言令生歡喜雖得如是減諍之語由勸不息設方便時世有辟支佛有大慈悲少欲知足上勝福田遊行世間漸詣仙所大仙見辟支佛端嚴殊勝心生歡喜供養恭敬而發願言以此供養佛功德願我當來得大智慧神通之力客仙雖成一切智願我能破彼和合僧衆結會古今往時客仙我身是也五百仙人中有大仙主者提婆達多身是為此因緣黑業有黑業報白業有白業報非黑非白業有非黑非白業報諸苾芻當知宜捨一切不善之業修集善業應當修學時諸苾芻復有疑故而白佛言世尊彼提婆達多何故內作於外外作於內世尊告曰是提婆達多非是今身內作於外外作於內過去亦復作如是惡諸苾芻諦聽我說往昔有一野干其性饕餮遊行聚落處處求食日至染家不覺墮於藍色盆中染主見拽出擲地于時野犴遂宛轉灰土既見

身體汙惡不淨便即入河沐浴而去
身毛光澤似如藍色時衆野犴見其
毛色異於尋常而生甚恠衆共問言
汝是何人彼即荅曰我是帝釋天王
之使册我作禽獸中王時野犴作是
思惟身是野犴色非本類時衆野犴
共報師子知師子便告大師子王師
子王遂即遣使令撿虛實其使到已見
彼藍色野犴乘大白象諸禽獸等普
皆圍遶如事獸王其使見已還來王
所廣說如前大師子王聞是語已便
與軍衆往彼衆所見野犴王乘大白
象衆獸圍遶大虫及豹大力獸等親
為左右餘小野犴遠避而住心生懊
惱便設方便於野犴中老一野犴令
喚王母其母問曰於我見所有何伴
屬野犴荅曰內有師子虎象我居木
院母曰汝去定殺我子弃說頌曰
我在山谷中歡喜　隨時得飲清冷水
子若不作野犴鳴　得居象上身安樂
使者還來報同類曰彼是野犴非是
王種我於山中親見其母諸伴報曰
我可試看即便就彼然野犴法尒若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上張　傾

一鵄時餘不鳴者身毛隨落餘即鳴
叫其王野犴作是念曰我若不鳴毛
便落地若下象作聲必被他殺我今
寧可象上作聲即便鳴叫其象即知
此是野犴即以鼻擊下雙脚蹋殺空
中天見說伽他曰
在內翻居外　合外乃居中　斯皆不合為
如野犴乘象
佛告苾芻汝等當知往時內翻為外
外居於中自滅其身野犴王者提婆達
多是也由彼過去顛倒業故今亦如
是破和合僧內翻為外外乃居中時
提婆達多既趣舍利弗等不得迴
還本處生大忿怒便打孤迦利迦等隨
黨徒眾而告彼言良由汝等失我徒
眾時諸苾芻疑而問佛提婆達多以
何緣故舍利弗等領其徒眾應瞋不
瞋於自隨黨無辜輒便漫打佛告諸
苾芻非但今身枉作車業亦曾過去
別人術婦枉殺他人乃往過去有夫
婦二象居住山澤母象婬妷與外象
通既被術誘欲隨他去恐其夫覺事
有爭競與其夫象入阿濼洛語夫象

寊

日誰能沒水久住不出夫唱我能便
共沒水彼二伺其未出遂私相奔
走其夫象入水多時乃一度出看其
二象不見復入沒水如是再三便至
困乏不已遂便出水尋婦不見於其
水中處處討捕因此枉蹋無量衆生
至死尒時空中諸天而説頌曰
象身雖復大 智慧甚微淺 好婦被他將
枉殺諸含識
佛告諸苾芻時夫象者今提婆達多
是今亦如是別人作業別人受厄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問佛世尊是一切
智舍利子及目乾連云何如是能作
善巧方便勸化導誘此五百苾芻捨
邪歸正來至佛所佛告諸苾芻其舍
利子及目連等非但今時誑得毗彼
於過去世亦曾誑誘乃往過去世時
有一丈夫常在山居善能弓射諸伎
藝後生一女長養漸大其人心念今
我此女不應輙嫁若有男子弓劍業
藝與我相似方嫁與之於後不久有
二男子來習伎藝二者學成五種伎
藝一者唯學成一餘四不得其人遂

便將女嫁與業成之者藝不成者心
便忿恨捨離而去便就劫道賊邊共
為伴侶以解用刀於要路處待彼女
夫欲相屠害於後不久其人眷屬乘
車將過路逢兩人多衆將度便問之
曰汝等諸人何故不過荅言有賊當
路其人報言我等但過無勞畏懼諸
人告曰汝若不畏請在先過我等諸
人隨後而往既聞此語馳車便去諸賊
徒等上樹遥望見彼車來報賊主曰
今有車來其賊遂使一人汝今宜迴
不須來過我於此處大有健兒其人
報云汝雖極健我亦甚健于時賊主
差五人來今與共戰咸皆致死又差三
七人來亦都殺盡後時惣來衆戰並俱
被害唯舊同學一人得存最後二人
交戰然女夫放箭皆被賊人以刀
揮斷竟不能害且五百箭皆悉放盡
唯殘一箭還延而住其婦問曰何以
不射彼便報曰今我與君二人之命
併在此箭所以然者我留此箭有所
防護令若放訖他來害我并君亦死
婦人見此即便起舞運轉之間彼賊

毗柰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十九張

樂觀遊忘禁御其夫伺之即便放箭
應箭便死臨命終時而說頌曰
此非彼車主　而能殺於我　由我起染心
觀他便失命
佛告苾芻汝等當知彼車主者豈異
人乎今舍利子是時彼婦者今目乹連
是其賊主者今提婆達多是如彼過
去車主及婦俱得賊便今舍利子及
目乹連善能得彼提婆達多之便亦
復如是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王子侍縛迦菴
沒羅園時未生怨王曾於五月十五
日夜將安居時明月澄天光昰花麗
與諸臣佐后妃婇女在高樓上告諸
人曰今既夜月清閑圓明可愛我及
卿等欲何所作宜各述懷啓請其事
時有婇女應聲報曰大王人生行樂
不可虛度今此良宵可以遊戲遊情
受五欲樂是王之事復有一女言大
王我今意欲此王舍城一切道俗共
為歡會同受欲樂是王之事時王太
子鄔陁夷白言大王今此明夜大王
親領四兵罰不臣國邊荒靜謐戰勝

寶

旋歸是王之事復有大臣是外道徒
黨白言大王此明月夜觸目清閑當
十五日將安居時可於尊者脯剌拏
等六大明師人所遵承為物稱首各有
五百人無衣徒侶常共隨逐現在王舍
城將欲安居堪消物利我等宜應就
彼足下奉事供養此是王事復有王
子侍縛迦於衆中坐王告之曰汝侍
縛迦何故默然一無所說侍縛迦白
言大王屬此芳辰朗月澄淨人皆共
愛將安居時然佛世尊具大威德有
聖弟子慈悲普覆為世導師最上
福田在我園中為安居事宜親供養
是王業也時未生怨王聞斯說已即
整威嚴乘大香象并將五百宮人乘五
百象各持明炬與諸眷屬詣菴沒羅園
王於中路心驚毛竪便作是念此是
侍縛迦將非與邊賊相知來誘引我
害我命不即問侍縛迦曰汝佛世尊
與幾多人坐園中住報曰與千二百
五十苾芻王又問曰若非汝有異心
既有許多人衆吾何不聞謦咳之聲
侍縛迦答曰彼佛世尊三業寂靜心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十張　傾

當在定弟子亦尒以是義故無喧雜
聲王聞此語心便决定更無疑難便
至佛所下象馬已見佛世尊與諸大
衆諸根寂定湛然如海遂便五體投
地頂禮佛足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大
慈三業寂靜唯願善誘導訓我兒得
令似佛常無喧亂
尒時如來以慈善心慰喻王曰善哉
大王宜時就座諸有疑難恣其所問
既坐定已白佛言世尊於世間中有
種種業行有結花鬘者有竹作者或
有屠膾或作販賣調伏象馬或言詰或
為弓射或作乞求戰鬪勇力事王剃頭
染浣縫衣如是類各以自業求覓貢
賦隨情修福著五欲樂世尊頗有如
是衆生之類於現世中得沙門果不
時佛却問王曰大王於如是義曾問
餘人以不王白佛言世尊於如是義
我以曾問外道輔刺挈等說彼諸師
荅曰於我經中說如是法無善惡業
無善惡報無施與祀無祀業無父
母無父母恩無有此世他世無有修

道得聖果者無有聖人無羅漢果者
四大散已無所依止若有人言今世
後世業因業果具實有者皆是妄言智
慧所說愚人所談二俱皆空時未生
寃王復白佛言世尊我聞六師種種
實義彼皆妄荅如人問菴沒羅果便
將梨菓而報荅之若問梨時便將菴
沒羅荅耶見六師晡剌挐等正問耶
種耶荅皆不入我意亦不隨喜捨離
而去更問諸餘六師外道末羯利俱
賒離子等於今在世一切衆生作種
種業作種種行種種技藝侍養父母供
養三寶供給悲田於如是等衆生類
中依因此業類有得道及聖果不彼
即荅曰於我經中作如是說無因無
果無善無惡無有煩惱無有斷者無
有涅槃無有得者三世之中所有因
果皆悉空無一切皆是自然智者自
然智愚者自然愚無有修者亦無有得
者亦無自利亦無利他一切衆生無
因生無因滅如是師等皆作如是妄

說非善說非理說我作東問他在西
荅我雖聞如是種種邪說不入我意
亦不隨喜亦不領受辭捨而退更復
詣彼散逝移所亦作如是種種問疑
如前衆生種種行業種種技藝行生
死業於此業中頗有衆生因如是業
能盡煩惱證聖果不彼即荅曰大王
當知我所說者常教衆生自行殺生
教他殺害自斫斫他自炙炙他自行偷
盜教他偷盜自行婬欲教他婬欲自作
妄語教他妄語自行飲酒教他飲酒自
行刧盜教他刧盜破家破國所逢衆生
地行空中悉皆殺害若殺無量無邊
衆生若能恒河此岸殺無邊衆生作
無邊惡恒河彼岸供養無量無邊衆
生作無量無邊功德此二衆行並無
因無果無得無失無增無減世尊我
問正義他作如是種種妄說我作東
問他乃西荅我聞此已亦不歡喜亦
不隨喜便捨而去復往餘處阿耆多
雖捨甘拔羅所我如前正問他亦如
前耶荅作如是說都有七物是七種

兩字

物體是自然亦非他作非是化生不
從化有非聚非散常是自然何等為
七地水火風苦樂命是七種物無人
能造亦不相妨於善於惡及苦樂不
苦不樂此之七事作與不作俱無記
驗亦無報無有死者亦無殺者萬四
千種樂更有六萬三業二業一業半
業等惡若能具造如是種種諸惡即
得解脫生死苦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破僧事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毗柰耶破僧事卷第十　第十四張　傾